生活在康定

■ 毛桃

导读 在参观李书的奇石时，有两块形若峡谷绝壁的蛋白石是尤其吸引我注意的。其上的一道道鼓突的横向条纹看上去就像一条条凿岩而成的小径，行走在盘山而凿的临渊之路上的人一定会微若蚂蚁的。

还有一尊神似弥勒坐像的绿泥石，也相当地抢眼。当然，它或许还应归功于李书将一串形若佛珠的手链挂在了佛像的脖颈上。

三年前，我曾在雅拉河边拾到过一块图案石，上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的侧身像。

听代会长说，拾到佛菩萨这类石头的人是有佛缘的人。我想，“佛”是通“福”的。

石友李书的一次家宴

奇石

去到石友李书的家显得有点突兀，也有点偶然。

下午，接仁青卓玛电话说要与来自沈阳的自愿者苏晓棠到自己家里包饺子。当快到约定时间时，却接到另一朋友杨梅的电话说仁青在搬家，已从原来的一单元七楼搬到了现在的二单元六楼，并叫我快点去仁青的新家给她的奇石照相。

没想到仁青居然搬家了。他们在搬完之后才叫我去倒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我比较懒，做事手脚也不麻利。

按杨梅所说的“图”索到二单元六楼，一扇洞开的门让我一下就猜它是仁青新搬的家了。

然一进到门里，首当其冲的厨房就让我愣住了。这好像不是仁青的风格咧。而且，这新搬的家还给我它已被居住了好些年辰的感觉，我变得疑虑重重了。

仁青单位的同事李书走来了。他系着白色围腰，一副正在下厨的样子。

他说仁青他们看石头去了。叫我先喝到茶等他们。

我问要摄的石头在哪儿。我一边问，一边环视着室内。当我看到摆在屋里的众多石头中没有一块是我熟悉的石头时，如梦初醒的感觉突如其来了：我被杨梅骗了，我现在所待的地方根本就是也在捡石头的李书的家。

就将计就计地参观李书的藏石了，带着一副想摄的就是李书家的藏石的样子。与仁青的藏石相比，李书的藏石普遍偏大，且偏重于石头的质地，而且，依然不乏精品。

当李书忙里偷闲地跑来当导游、解说什么的时候，一些有关石头种类的知识也在我的脑子里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了。

然更大更高的生长却是在“奇石协会会长”代武到来之后获致的。代会长的石龄据说已有二十多年了。与石龄不到一年的李书相比，可谓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听代会长介绍石头，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此后，若梅花石、异极石、绿泥石、蛋白石、硅化木等石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会毫不含糊地说出它们各自的石种的。

在参观李书的奇石时，有两块形若峡谷绝壁的蛋白石是尤其吸引我注意的。其上的一道道鼓突的横向条纹看上去就像一条条凿岩而成的小径，行走在盘山而凿的临渊之路上的人一定会微若蚂蚁的。

还有一尊神似弥勒坐像的绿泥石，也相当地抢眼。当然，它或许还应归功于李书将一串形若佛珠的手链挂在了佛像的脖颈上。

三年前，我曾在雅拉河边拾到过一块图案石，上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的侧身像。

听代会长说，拾到佛菩萨这类石头的人是有佛缘的人。我想，“佛”是通“福”的。哈哈，但愿如此了。

佳肴

等仁青卓玛一行到来，我才知吃饺子地点由仁青家改为李书家的事件真相：仁青、晓棠带着包饺子的原材料去仁青家时，逢到了同在一院里住的李书，三说两不说，就改在了既是仁青同事，又是她石友的李书家。仁青想去看看李书最近收获的奇石，同时，也想让我等半拉子石友开开眼界。当然，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就是：李书两口子都擅长烹饪，且以美味飨友为乐。

这晚，在李书家吃的东西除开仁青和晓棠带去的饺子、杨梅带去的甜皮鸭外，余者都是李书及其夫人的作品。在摆了满满一桌的菜当中，我筷子时常光临的菜肴有：泡椒牛肉、青椒皮蛋、卤鸭足、粉蒸牛肉、风干盐肉、洋葱炒坛子肉等。待饺子最后上桌时，胃里所剩的空间已着实不多了。而基于“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之原理，饺子的好吃也因胃的饱满而打了折扣。

一顿借吃饺子之名而主吃非饺子类佳肴的盛大宴会就这样在李书家隆重举行了。受邀出席此次宴会的有：仁青及其邀约的晓棠，杨梅，我；李书及其夫人邀来的“奇石协会”代会长及其夫人，李副会长，邓副会长及其夫人，新会员秦松及其夫人等。

此次宴会最难能可贵的是：李家菜肴的原材料几乎全来自自给自足的乡村，是相当资格的绿色食品。拿所吃皮蛋来说，就是用尚未规模化养殖的鹅之鹅蛋包的，且是用传统方式包的，吃起唇齿留香不说，还不涩口。

笑宴

在此借用乡城笑宴的“笑宴”二字，来综述2009年5月30日晚发生在李书家宴上的连连玩笑、朗朗欢笑。

笑宴的源头大概要从代会长“担心”李副会长的“阴谋篡位”说起。

拉锯战式地说来说去，蠢蠢欲动的我就被拉来当了副会长，成了代会长安插在另两位副会长身边的007。

然到斗争的最后，我这副会长竟成了“拟副会长”，我的升官发财梦就这样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以上仅是此次笑宴的故事梗概，有众多细节，恕不细述。感觉这拨石友及其配偶是很具幽默感的，会有更多的笑宴出自他们、娱乐彼此。当然，我也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并且，幽默起来毫不逊色。

雪岭镇

■ 贺先枣

导读 镇上的人过了好多年都记得，有一个绰号叫“阿佳婆婆”的女人。那个女人就让人忘不了，不只是因为她告诉过别人，她的男人是她自己捡来的，还因为镇上人都知道，她收养了一个女儿是一个外国人，还因为她曾经是这个小镇上一个小锅庄的女主人。

有人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她说不清楚，她记不住别的，只记得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叫做“色固隆”，就在雅砻江边，只记得村庄名字的含义是“捡到过黄金的山沟”。

（五）

镇上的人过了好多年都记得，有一个绰号叫“阿佳婆婆”的女人。那个女人就让人忘不了，不只是因为她告诉过别人，她的男人是她自己捡来的，还因为镇上人都知道，她收养了一个女儿是一个外国人，还因为她曾经是这个小镇上一个小锅庄的女主人。镇上把锅庄里的女主人都叫做“阿佳”，记得她，更因为这位“阿佳婆婆”离开小镇是享福去了，而不像有的人离开小镇是为了躲避什么，也不像有的人离开小镇就落进了更苦的深渊。“阿佳婆婆”的幸运　　让一个镇的人们都羡慕不已，小镇上有那么好的福气的人实在不多。

其实“阿佳婆婆”的真名叫做扎西拉姆，这是一个很是普通的藏族女孩的名字，“阿佳婆婆”年轻时除了人漂亮，其他一切，也就如她的名字一样普通得不得了。到了镇上后，有人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她说不清楚，她记不住别的，只记得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叫做“色固隆”，就在雅砻江边，只记得村庄名字的含义是“捡到过黄金的山沟”。

那年，她说自己才十八岁，听得大人们说，在啥子地方皇帝让人打倒了，没有了皇帝，天下就要大乱了。村庄里也有人说，要乱也是其它地方乱，乱不到“色固隆”这样的地方来。扎西拉姆有些听不懂人们在说些啥子，起码，人们讲的事情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在有一天清晨，扎西拉姆去水沟边背水，水沟边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男人，这个男人身上穿的是“清兵”的服装，却已经破烂不堪。见到有人落难不能不管，庙里的活佛在平时都是这样说的。更何况扎西拉姆是一个连虫子的生命也要怜惜的姑娘，眼前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没有过多的去想，放下水桶，她就把这个男人背回家里，家里的父母都说她做得对。

这个男人在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恢复了原气。他对扎西拉姆一家人说，他是湖南人，姓欧阳，叫长生。好长时间以来，他所在的那营人马一直驻扎在“波密”一带，那里交通不便，住在那里，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却有一天，传来消息，说革命胜利了，兵士们都没听懂，带兵的“管带”就说已经“改朝换代”了。没有了“大清朝廷”，这一营兵士顿时就没有了主心骨。带兵的“管带”对大伙说，朝廷都没有了，也就没有人再管我们了，兄弟们还是各奔前程。“管带”自己先走了，兵士们也三五成群各自东西。他和三个同乡一起走，不想在金沙江边碰上抢匪，几个人被打散了。他独自一个人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这里，又饿又累，想到水沟边去喝水，却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色固隆”离湖南还远得很，欧阳长生就在扎西拉姆家里住了下来。后来的事情就有点顺理成章，扎西拉姆的父母就认下了这个勤劳的年轻人。虽然成为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可这个欧阳长生还是没有完全定下心来，他一心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他随身竟然还带有六十多块大洋，那是他十多岁当兵，四、五年的积蓄。他在“色固隆”住了快一年的时间，扎西拉姆和她的家人也从来没有要他拿一个出来用。他对岳父、岳母说，他想要去做点生意。听人家说，雪岭镇那地方是一个好找钱的地方，他想用自己身上这点钱去闯一回。

他同一个要到雪岭镇贩运茶叶，商队结伴同行，他带上了扎西拉姆家里给他的一头驮牛，驮上要吃的东西，有时走路走累了，也可以用来骑一下，他对自己的生意前途充满了信心。在家里都先说好了，不管找没有找到钱，他会每年都要回来一、两次，要扎西拉姆和家里人放心。临到要起程了，扎西拉姆却硬是要同他一路走。她是怕，他一人在外没人照顾他，她也真舍不得他，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他在自己身边的日子真不晓得怎么过。再说，她肚子里怀着他们的女儿。

其实，他也舍不得离开她，不过他不敢说要她同自己一道去，怕她的父母不答应。她却不顾一切要走，她的父母也没有了说法，只好同意，她就同他一路来到了雪岭镇。

镇的南门，当年有高高的城墙，城门上写有“永安门”三个大字。那一年地震，城墙被摇倒半截。在残存的城墙脚下，扎西拉姆同欧阳长生找到了一间被人家丢弃的破木棚，也顾不上这地方破烂，先安置下来再说。过了几天，欧阳长生找到破木棚的主人，却是一户原来做牛马买卖生意，现今却已败落了的人家。欧阳长生说自己愿出一点钱，把那木棚重新修来能够住人，他和他的妻子就在这里安身。主人家如果还有牛马生意要做，这个木棚和院落，当然尽可以由主人家自由使用。主人家却说，只要欧阳长生愿出五个大洋，便把那木棚让给欧阳长生。欧阳长生同意了，找到了“中人”，付了五个大洋，欧阳长生和扎西拉姆在雪岭镇就有了落脚的地方。

自古以来，从雅州、碉门一带运到雪岭镇这地方的茶叶，都是靠人力，人们把那些背运茶叶的人都称为“背夫子”。而茶叶运到雪岭镇后则要用牛、马驮运到牧区，人力背来的茶叶包都是长条形，牛、马驮运很不方便。就要把长条的茶叶包，改为便于牲畜驮运的短一些的包子，镇里就出现了一个新行业，叫做“缝茶包子”。欧阳长生经一位湖南同乡介绍，在镇上一个“锅庄”里，找到一份缝茶包子的活路。缝茶叶包，不光是要把长条的茶叶包改成短的、方的形状就行了，还要在茶叶包的外边蒙上一层牛皮。有了这层牛皮保护，驮运过程中就不怕磨损，也不怕小雨小雪。

欧阳长生一边缝茶叶包，一边留心有没有适合自己能做的生意。过了不久他发现，那些牧区来的生意人或多或少都要带一些羊毛来卖，只是货物不多，要想大宗购买羊毛的人嫌少，每每出售都很难，那些牧区来的商贩只要把茶叶、药材、皮张生意交易完了，都着急要走，要价也很低。他就动了心思，回家同扎西拉姆一商量，就开始了收购零星羊毛的生意。他把羊毛收回去，由扎西拉姆把羊毛搓成毛线，再拿到镇上去卖。扎西拉姆把羊毛洗得雪白，搓成了毛线团蓬松、好看，毛线韧性又好。一出手，就比羊毛贵了许多。有时，一些内地来的客商见了这么好的羊毛线，也要买一些带到内地去，欧阳长生两口子卖的羊毛线得到了好多人的喜欢。

一个消失村庄的记忆

■ 胡庆和

导读 在天子城和鸡哈寨两座大山之间的山底，一条小水沟如一条琴弦拨动着山间绝响，它像一条银链串起了两边的村子、农舍、猪圈、堰塘、田地。这条小水沟在流水境内可能只有两千余米，一头系着肥沃稻田，一头系着长江支流苎溪河。别看它不长，一年四季流水不断。

流水沟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对于流水人的后辈、对于在这块土地上被岁月冲刷下延续下来的后辈人来说，当在若干年后看到这篇凄清而凝重、实在的关于流水的故事时，可能会发出这样的叹喟！因为我并不知道，这篇文字是否能够公诸于众。

其实，流水沟本无多少秘密，而是一种记忆与抒怀。

在天子城和鸡哈寨两座大山之间的山底，一条小水沟如一条琴弦拨动着山间绝响，它像一条银链串起了两边的村子、农舍、猪圈、堰塘、田地。这条小水沟在流水境内可能只有两千余米，一头系着肥沃稻田，一头系着长江支流苎溪河。别看它不长，一年四季流水不断。冬天，它细如白绸，秋天，轻歌曼唱，夏天，如雷滚动，如狼咆哮，春天，它如待字闺中的姑娘，静静地坐于沟底，不声不响，让思绪奔向远方。这两山夹一沟的地形被称为“二龙戏水”。

这水是一条细细的溪流，其源头并不是在那个山涧，也不是发源于那个石缝，或那个地下泉眼，而是发源于千亩农田。那些农田，位于天生城后寨门与鸡哈寨山尾之间的中间地带，那里平整，地势开阔，土地肥沃，是个天然的粮仓。这片农田因有周家院子而称周家坝。无论春夏秋冬，从那些农田里总能流出涓涓细流，汇聚到沟底，形成溪水，经两山之间的峡谷流向苎溪河，两千多米的流径，在流水境内并不长，但它滋润了溪水两旁的庄稼田畴，勾勒出勾底的无限风光。

在溪水上端处，有一数百米高的陡峭山崖，山崖边是青青的山柳和野槐树，春天来临，那些野槐树开着黄色和白色相间的花朵，发出淡淡的清香，那些花朵组成一个个花环，套在山崖边，甚是好看。那流水沿着山崖滚滚流淌，如珍珠链挂在山崖，如细细的瀑布垂悬山边。山崖下是一方池潭，水流入潭，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像珠宝商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搓揉珍珠的声响。微风一吹，那些花瓣纷纷飘落，引来蜜蜂和胡蝶争相飞舞。更为叫绝的是，山崖下，有一天然山洞，宽敞高大，能容纳几百人。那些年，当地几家贫困农民无钱盖房，他们因陋就简，自己用土砖，将洞口上砌成墙，开个门，就把洞厅变成了房舍，他们在里面养猪喂牛，吃饭睡觉。农民住不完，空出好大一片洞舍，就成了恰到好处的天然会议室，大队和生产队领导在洞里读报开会，大队长安排农业生产、田间管理，妇女主任安排计划生育工作，这里又成了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指挥部。

顺沟而下，那条小溪进入缓坡地带，那些细流汇聚沟底流过草滩，绕过一坨坨青石，哼着轻轻的歌谣，把舒缓的心情释放。就像是一个在田间、山坡劳作的汉子，累得满头大汗，回到舒适的家中，伸直了身子，躺在绵软的床铺上，放松筋骨，释放着惬意的心境。而溪水两边的桑树、竹林、垂柳，却有些调皮，不时伸出绵软的枝丫，抚摸着小溪的肌肤。那挠痒痒的感觉有时会惹恼溪水，于是在低洼处，它往往挺起胸膛，在起伏的沟底发出喁喁的嘻笑，它仿佛在说，别闹别闹，我要向前方。而躺在小潭的鱼虾，藏在石缝的螃蟹却不理会它们的嘻笑打闹，只顾自己忙活，鱼虾在水中窜游，螃蟹却收紧爪脚，酣睡在石缝中。

自然界中和谐有趣的生活图景，不能不诱惑玩皮的孩子，一到夏天，他们走在放学的路上，把书包挂于树枝，或向草地一甩，卷起裤脚，光着脚板，笑嘻嘻的跳进溪水，摸螃蟹，捉鱼虾，但有时会从沟底看到一条乌黑的长蛇或像菜花一样的小蛇在小溪里游窜，于是他们就把惊叫向碧绿的山野发出，而丢下手中的螃蟹和鱼虾，落荒而逃。

流水向前流，留下一串串天真童趣。就在快要流出流水地界而进入以种植蔬菜、为城市居民提供蔬菜为己任的郊区公社时，小溪与一条山路形成十字相交，那条路是石板路，一边通向老县城，一边连着大山，横跨小溪的石桥就把两边的山坡与山路连结在一起。桥下是平缓的光石板，溪水变得格外清亮，洗衣、淘菜的人络绎不绝，穿着花衣的小媳妇和迈着罗圈腿的老大娘，或提竹篮，或背背篼，走到溪水边，搂衣卷袖，在溪边忙碌开来，老太婆与人拉着家常，说家里的老母猪又要下仔了，嫁在远方的女儿回家来了，还带着一个可爱的外孙，而小媳妇和着叮叮当当的流水声，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开”。而中年妇女扬起手中的木锤，跪于石板上，一躬一弯，一屈一伸地锤打摊在石板上的衣服和被子，尽管夏天的太阳有些毒辣，颗颗汗珠挂在脸上，像小虫一样爬得舒痒，她们干得非常舒心。不暗世事的孩童，根本不管溪边劳作的妇女，只顾自己脱下衣裤，跳进天然形成的水潭，像个蛟龙在水中翻滚，还扬起一张小手与伙伴击打水面，浅起的水珠形成一条白链似的串珠，向对方的脸上射去。嘻笑声和水流声掩盖了溪边的脚步声，孩童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哥姐担心他下河洗澡可能会出现危险，于是偷偷拿走他的衣裤，让孩童上岸后哭天喊地寻找衣服而留下一段深刻的记忆和教训。

流过了如一串宝石的水潭，绕过了白猫梁子，小溪向下继续流去，一处壁立的崖壁让小溪变成瀑布，悬挂于崖壁上。枯水季节，这里的小溪就成了串串玉珠垂悬于山崖上，就在珠帘罩住的崖壁上，有一人工开凿的小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便道，那道只能放下一支脚板，如要行走，还得用双手拉住崖上的籐条树枝，虽然有危险，还是有人为走这条捷径而甘冒风险，他们行走在这条小道上，可以听听小溪弹奏的动听音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好不惬意。

小溪再向前流，就顺坡而下进入苎溪河，于是没有任何遮拦，流水沟的细细流水与奔腾咆哮的苎溪河水汇聚一起，奔向滚滚长江。

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流水大队十个生产队分布的区域。天子城的南坡和鸡哈寨的东坡各有四个生产队，而沟底则有两个生产队。可是长期以来，我一直不明白，流水大队2000人，有那么多的能人，当初取名时，不用天子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而要根据这个流水沟来取大队的名字？后来有人说，原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人民公社时，远在五公里外的公社抢先要了天城这个名字，而天城近在咫尺的流水大队却不能用天城这个带有帝王辉煌意味的名字，而只能借用沟中的流水而取名。

流水这个名字在今天听起来感觉具有诗情画意、颇有浪漫的气息。可在过去的家乡人眼里却是个说起来顺口、听后摇头的穷地方。在多少公社干部的口头禅里，不知念叨多少次这样的话语：烂流水、穷狮子、富周家。这句话里包涵有三层意思或者有三种指向，烂流水是指流水大队，穷狮子是与流水大队只有一山之隔的狮子大队，狮子大队位于鸡哈寨的南坡，周家当然是指周家大队，周家大队地势相对平坦、而且人平土地面积又多一些，因而就相对富一些。烂流水怎么个烂法？公社干部说不出具体的道道来，但从心里觉得这个大队难管理，是个烂摊子。而在我看来，流水大队有五多：干部多，穷人多，富人多，“坏人”多，荒坡多，干部多是指在城里工作的人多，他们把在城里工作的人无论是工人或是售货员、炊事员一律称为干部；富人多是指这里进城做工方便，许多农民经常进城做工挣钱，因而他们就成为偏远山区农民心中的富人；进城能挣钱，出了不少的能工巧匠，如石匠、篾匠、砖匠、木匠、漆匠；而“坏人多”是指那些进城的农民中，也有好吃懒做之人，在城里闲逛，不务正业，其中一些人搞偷盗扒窃，成了偷鸡摸狗的混混、杂皮。由于荒坡多，土地少，好地少，不少靠地吃钣的农民生活艰难，分的粮食不够吃，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再加上当时政策规定不准农民进城做工挣钱，因而穿巾挂柳的人成群成堆，尤其在冬天，他们腰扎一根草绳，双手插于袖筒，站在屋檐下，无所事事，懒洋洋地，一言不发，让两只呆滞的眼睛滴溜溜的转动。或者蹲下身子，晒着太阳，眯着眼睛打盹。公社领导来到流水，看到这种状况，就会对大队干部说，你们流水大队就要用那沟底的那股清水，好好冲洗自己的污泥浊水，把流水变成毛泽东思想占领的革命阵地。

谭凯 摄影作品选

刘述义收集道孚谚语

雪自楼檐降，客自门外来。
忠言人不喜，棍棒狗不爱。
人多嘴杂，柴多火旺。
嘴虽然善良，但却没有悦耳的话。
无须有的树，落下无须有的鸟。

五色海 · 纪实　第613期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2835756　网址：www.gzznews.com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